

黑狗

猎人在荒野上抬起头。

日出。

这是在荒野上的第 32 个日出，他的注意点早已从洒满大地的金色转向了不时在身边发出嗡嗡声的蚊蝇。

——虽说现在是初夏，但蚊蝇似乎太多了点。猎人这么想着。

姑且不用管猎人是如何流落到荒野上的，也不用在意更多的过去，因为猎人早就只剩下唯一的目标：向前，走出这片荒野。

猎人的身边是一只黑狗，不时低吼两声，驱赶身边不怀好意的走兽。

携带的食物和水早在第 14 天就已经耗尽，现在的猎人必须打猎以维持生计。在第 22 天，猎人打光了最后一颗子弹，此后能依靠的便只剩下了随身带着的一把弯刀——和黑狗。

黑狗陪着猎人已经六年了，或许是七年。它正值壮年，锃亮的皮毛中埋藏着拼杀的决心。在这片不见人迹的荒野，猎人把全部的信任托付给了黑狗。

猎人的前方是一匹角马，更准确地说，那些散落在地上的骨骼曾经是一匹角马。

死亡，荒野上的生灵不可避免的宿命。可怜的角马是遭遇了狮子，还是因疾病而倒下后又被秃鹫分食，对猎人并不重要。猎人试着从一片狼藉中找到些完整的兽肉，但终于还是失败了。他骂了一声，又愤愤地看向身边的黑狗。在前几天，这黑狗还是很管用的，除了日常能追到些田鼠外，甚至还捕获了一只羚羊。

猎人仍然记得那时的场景：那只羚羊的左后脚好像有些跛，一瘸一拐地奔逃，黑狗就在后面亡命地追着，直到终于奋力咬住了羚羊的瘸腿。羚羊挣扎不开，血液喷涌，又熬了半个多小时，这才死去。于是乎，第 25 天，猎人与黑狗一同饱餐了一顿。

——因无法携带而被弃置在路边的羚羊，这时候大概也成为了这么一摊骨骼吧。猎人端详着角马的尸骨，竟生出兔死狐悲之感。人死后烧成了灰，也就小小的一盒，而若是永远留在这荒野中，则是连那一盒都无人收拾。

走过一段，前面又是散落的骨。

猎人说不清这是不是属于狮子，但从完整程度来看，这狮子（姑且如此称呼）在生前大概也经历了一番堪称惨烈的争斗。不知为什么，猎人坚信这争斗是出自同类相残。争夺领地？争夺配偶？天知道。唯一可以肯定的是，这狮子是个失败者。不过，看这惨烈程度，成功者估计也不好受吧。猎人嘲讽地笑笑。

连狮子都能拼杀至如此，何况狗呢。猎人想到了第 29 天的场景，那次又是一只羚羊，黑狗大概是上次追羚羊颇有些心得，便又为了邀功冲了上去。但这次，黑狗没那么幸运，非但最后没能追上，还被羚羊狠狠蹬了一脚。

——是啊，就是从那时起，本来活蹦乱跳的黑狗彻底蔫了。多半是受了不小的内伤，正在慢慢养伤吧。

向前。再向前。

白骨渐渐成为山丘，猎人感到这不是属于这个时代的动物。比起白骨，大概面前的东西更应该称为化石才对。恐龙，曾经地球的主宰，就这样悄无声息地躺在那里，失去了一切威风。

死亡，不可避免的宿命。猎人看了看身旁的黑狗。大概，他唯一的幸运即是在这荒野中有足以信任的伙伴吧。黑狗这次没有回应，沉默着，仿佛在思考什么。

身边的景致一点点变得熟悉，猎人终于感到了一丝不安。他意识到，他可能是迷路了。太阳高挂在天上，但他所学的辨认方向的办法，似乎一点效果都没有。

他看到了自己曾做过的标志。他告诉自己，或许只是看错了而已——面前好像出现了没有见过的白骨，如果是原来的路的话，最多会出现一些动物尸体，而不可能是白骨才是。

不过，那白骨看起来好像有些熟悉，就像一只狗。他甚至看出那是一只黑色的狗。

——第 30 天，黑狗的伤没有好。失去了黑狗辅助的猎人根本没有能力独自捕获猎物。

——狗肉一点也不好吃，有点硬，有点涩。

——但，这次，连黑狗也不在了。

——那么，该轮到我了吧。